

关东杂煮

陈喜儒 著



文艺出版社

关东杂煮

陈喜儒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关东杂煮/陈喜儒 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5. 1

ISBN 7 - 5387 - 1931 - 8

I. 关... II. 陈...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7920 号

关 东 杂 煮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5638648 发行科: 5677782
Email	shidaiwenyi@126.com
印 刷	长春大学印刷厂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好味道的“杂煮”

邓友梅

本人素有“两怕”：一怕被人求“留下墨宝”，二怕受邀替人写序。前者是因为从小上学学“书法”就不及格，写字的最佳成绩是“丙”，连“乙”都没得过，拿起毛笔手就哆嗦；后者是因为序文难写。一般文章是有感而发，序文多是应求而写。难免有应酬之作。

为《关东杂煮》这本书写序，我却是主动请缨，心甘情愿的。喜儒跟我既是同事又是邻居。对这位掌锅的厨师和他锅里的材料不陌生。因此吃得有滋有味，自认为是最有发言权的食客之一。

我认识喜儒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次访问日本。他给我最初的印象是日本话说得好和烟抽得多，抽的还都是便宜烟。二十年前我调到作协外联部工作后，与他共事中才发现此人有点“强”（此处读作 jiàng，执拗的意思），本职工作认真负责，业余搞翻译也勤奋。他认准了的事就干到底。渡边淳一第一部被译成中文的小说《光和影》是他翻的。卖得很火的纪实作品《李香兰之谜》也是他译的。累计起来，他译的日本作品已有三十多部。但他不是盯住一个作家、一个系统进行翻译研究，而是只凭兴趣，读到哪本书好就译哪本。只想把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没想为自己塑造专家形象。所以读过他译作的人不少，记住这位译者名字的人却不多。

从译别人的作品，又激发起他自己的写作欲望，他就试着写起小说、散文来。有翻译文学作品的底子，驾驭文字就较顺手，他一篇篇地写，就一篇篇发了出来。这使他生活充实，但也招来点麻烦。有人认为他忙于写

作，分散了工作精力，有不务正业之嫌，为此提出不少意见。越这样他越“强”，索兴不管不顾一个劲写下去，竟成了作协会员，正式成了写作队伍成员。

干别的行业兼顾写作是否有“不务正业”之误，我不了解。但喜儒干的是“民间外交”。通过中外作家交流，加强互相了解，以促进中外民间人士的友谊与合作。组织中国作家出国或接待外国作家来华，都是坐下来交谈、走出去参观。参加者都留下了深刻的感受，交流获得了极佳效果。但直接参与者毕竟人数有限。如果通过语言和文字让更多人了解与体会到这些真情实感，不是更扩大了交流的影响吗。喜儒这本“杂煮”，写的就是他与外国友人交往中的亲历、亲闻、亲见。拿起这本书如同走出国界，既体会到洋朋友们的真挚友情，也从中看到了外国民风民俗、民族特色，大大增加了读者对外国的了解。看完这锅“杂煮”，我就感到喜儒的写作是对本职工作的补充，可视作他本职工作一部分。这样的文章，大概只能出自长期从事外事工作，并曾以访问学者身分较长时间居住国外的人才能写出。跟那些出门逛个三天五天，回来就写的游记不是一个味道。

对我个人来说，读了喜儒这本作品，还有一份感谢之情。他写的一些人和事是我都参与过并有共同体验的。比如他写的佐藤纯子女士、丰田正子女士、尾崎秀树先生和黑井千次先生等人，都是我多年的朋友，甚至和佐藤女士那场争吵我不仅参加了，而且主要责任在我。所以他写的文章有许多说的也是我心里的话。以与佐藤女士的关系为例，我和她争吵，她不仅没往心里去，有次来中国，碰巧我家电梯坏了，她还提着高跟鞋，赤足爬上了十八层楼到我家看我。想起来我就感到愧疚。我曾想写文章表达对这位为中日友好献身的友人的敬意，却没写成。喜儒的文章了却我一桩心愿。

所以我认为“关东杂煮”，味道好极了！



【作者简介】

陈喜儒，作家、翻译家。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日生于吉林省乾安县，一九六八年毕业于大连外语学院日语专业。长期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业余创作、研究译介日本当代文学作品。创作有散文集《异国家书》、《心灵的桥梁》等。翻译日本长篇小说《花葬》、《泥流地带》、《流浪王妃》、《雪娘》、《皇后泪》、《李香兰传》、散文集《千曲川速写》等三十余部，中短篇小说、散文二百余篇，主编《世界侦探推理小说名著精选》五卷，《立松和平文集》三卷，《日中战后关系史》等。一九八四年参加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一九八五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理事。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翻译、亚非处副处长、处长，现为副主任。

目 录

序	邓友梅
---------	-----

第一辑 东京笔记

东京的鸟	3
东京的狗	5
东京的蚊蝇	8
东京的花店	10
东京的蔬菜	13
东京的广告	15
东京夜色	17
雨夜观樱	20
原宿的年轻人	22
青蛙的悲鸣	24
阿寒散记	26
香蕉现象	31
札幌的艺术森林	34
岚山风情	37
爱之光	39
一只翅膀的蝴蝶	41
日本人的性观念	43
日本男人的五副面孔	45
日本人的思维方式	47
日本人的危机感	50
日本人的优越感	53
日本盒饭大王	55
日本人的婚礼	63
“进口”新娘	67

望子成龙的悲剧	70
一个小业主的学识	72
凉鞋、专业、职业	75
东京的流浪汉	77
“爱哭的柔弱女子”酒吧	81
可悲的名画热	84
议员绝食	86
在东京过新年	88
浅井社长的遗憾	91
日兴证券公司的魅力	94
看赛马	96
不如早还家	99
留学生的孩子们	102
日本的电视节目	105
日本大学生的私生活	108
日本购物记	112
饺子和家常菜	114

第二辑 我的日本朋友

我的酒友井上光晴	119
月洋亭记	
——访日本作家城山三郎	126
最后一面	
——忆井上靖先生	130
怀念尾崎秀树先生	132
大江健三郎的世界	136
黑井千次的微笑	138
彩陶、围棋和狗	
——记日本作家中野孝次	143
秋山骏先生	148
骆驼的眼睛	
——记日本作家丰田正子	152
丰田正子的《再生》	
——致巴金先生的一封信	162
立松和平——一个谜	165

酒吧里的怀念·····	170
中秋记事·····	173
文学与酒·····	176
如月小春与 NOISE 剧团 ·····	178
洼岛诚一郎的小说与画·····	181
好汉上野勉·····	184
怪杰市村一卫·····	188
小熊旭的戒指·····	192
特立独行的女作家·····	194
佐藤大姐·····	199

第三辑 闲唠家常

巴金和中日文学交流·····	211
冰心与纪伯伦·····	216
邓友梅的鼻烟壶·····	223
我与茶·····	225
买书不如要书·····	228
两笔稿费·····	230
啼笑皆非的译名·····	233
李约瑟博士的礼服·····	235
戏作富士吟·····	237
远方寄来贺年片·····	239
学点英语·····	241
戏言“汉灯台” ·····	243
出国莫忘带针线·····	245
五千册日文书的困惑·····	247
尴尬中的欣慰·····	249
黄河落日 ·····	251
我和书·····	254
小苍兰·····	258
麻雀·····	260
老师傅，你好吗？ ·····	262
再上长城·····	264
“上帝”难当 ·····	266
我的模特观·····	268

“著名”不是万金油	270
“代表”与“鼓掌”	272
吸烟与杀头	273
黄河行	277
泉州的魅力	281

第四辑 乡情和亲情

童年的遗憾	285
童年拾趣	287
考试·斗鹅·老师	293
故乡的食物	299
绿色的梦	304
我家的小菜园	308
祖母	312
西服背心	316
水仙	320
最后的微笑	322
哭二姐	324
饭碗	334
回忆高中时代的几位老师	336
海滩上的脚印	341
盐碱滩上的向日葵	346
致黎毅先生	350
相见时难别亦难 ——记同学文采阁聚会	356

第五辑 序与跋

《我们觉醒的一代》序	361
诗人纪鹏	363
《千曲川速写》译后记	365
《李香兰之谜》译后记	367
《皇后泪》译后记	369
《日中战后关系史》译后记	372
后记	377

第一辑
东京笔记

夫东来者

东京的鸟

东京的鸟很多。它们过得挺自在快活。

我的邻居有一个大宅院，花树繁茂，常有野鸟在这里集会。尤其是早晨，最热闹，好像开什么会，七嘴八舌，叽叽喳喳，争着发言，个个兴奋激动，该不是长工资评职称吧？

鸟们有自己的生活规律，早晨彼此见面寒暄后，就各奔东西，忙活自己的事去了，树丛中安静下来。我多次想看看都是些什么鸟，但看着不着。它们都藏在树叶深处，且跳来跳去，看不清楚。

在东京的一些广场、神社，有成群的鸽子。它们不怕人，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像得胜回朝的大将军，趾高气扬。有时还会落到你头顶或肩膀上，吓你一跳。如果买一袋鸽食，它们会把你围起来，抢着吃，同时咕咕叫，不知是召唤亲朋好友，还是表示感谢。在上野公园一带，有些退休的老人，闲着寂寞，天天来喂鸽子。一些贪食的鸽子发福了，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像要摔倒的样子。这些胖鸽需要减肥了。

在皇宫的护城河或城区的河流中，常有野鸭、成双成对的鸳鸯、天鹅，它们在河里游来游去，悠闲安详，与岸边脚步匆匆的人流，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中，令人羡慕。

东京最大的鸟，可能是乌鸦。东京人似乎并不讨厌乌鸦，童谣《乌鸦你为什么哭》可以证明。东京的乌鸦多、肥、大，羽毛油亮，且蛮横无理。有时你坐在公园里，手里拿着面包，它会俯冲下来，毫不客气地抢走你的食物。你在树下乘凉，它会把屎拉在你的身上。我的住处附近，也有几只老乌鸦。有时它们站在墙头东张西望，呱呱叫几声，飞到电线杆上，再叫几声，不知想干什么。你把垃圾装在塑料袋里，放在门外，它也来捣乱，用大嘴叨开，把垃圾扬得满地都是。

东京的鸟比北京多，都是野生，自由自在。早晨在公园里，我

没看见有架笼遛鸟的。北京天空的鸟越来越少,而笼子里的鸟越来越多。我希望北京的野鸟多些,人们对它们客气点,别招它惹它,叫它们好生过日子。

[illegible]

东京的狗

东京的狗真多。傍晚散步时，不少人都带着狗。尤其是节假日，公园简直是狗的世界，几乎是一人一狗或一人多狗。狗跑得快，在前面，主人拉着绳子，慢悠悠地跟着。狗跑几步，就停下来等主人。我小时养过狗，又是狗年生，对狗就多了几分感情，看见稀罕物，总忍不住跑几步跟着看。妻笑曰：“狗”性难改。

东京的狗，种类繁多，但多为体态小巧的洋种，如西班牙的长耳狗，德国的丝毛狗，英国的哈巴狗，中国的狮子狗、京叭儿，还有体态较大的马耳他长毛狗，阿富汗猎狗，瑞士的救护狗……日本本土的狗有纪州狗、北海道狗、秋田狗、四国狗、甲斐狗、柴狗，均立耳卷尾，有点像狼。土佐狗虽也是日本狗，但是四国狗与洋狗杂交种，一派洋爹洋妈形象。

狗是人类最古老亲密的朋友，据说已驯化两万多年。狗大脑发达，聪明，听觉视觉嗅觉极敏锐，比如他辨别花香和肉味的能力，分别是人类的一千倍、一万倍。军犬、警犬、猎犬、牧羊犬、导盲犬、救护犬，至今还在为人类服务。

但东京的狗，只是主人的宠物，野性消失殆尽，不管大如豹子，还是小如兔子，都温柔依人，活泼可爱。

狗出来散步，跑十几米就停下来，嗅一嗅，在树根或电线杆底下撒尿或拉屎。不知这是否源于野生时圈划领地的习性？但至今如此。日本人讲究公共道德，出来遛狗，手里拿着长夹子和塑料袋。遇狗拉屎，则用夹子夹起，放在袋里拿走。所以东京狗虽多，但马路公园依然干净整洁，不必担心踩上狗屎。

养狗的人多，狗食店、狗医院、狗用品店、狗美容院也应运而生，狗保健食品、美味食品、饮料、小吃、口香糖，狗洗发剂、定型剂、发卡、梳子、香水，应有尽有。还有宠物美容师，为狗修剪毛发、脚爪，清洁耳朵。还有整容外科，为狗做乳房手术，拉双眼皮，修理耳

朵和尾巴。我想过不了多久,狗的心理医生,狗的豪宅,狗的试管婴儿,狗的XO……等等等等,都会冒出来。

在街头,有时可见穿衣戴帽、背着背包、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小狗。而它的主人却穿着随便,像是仆人。把狗当少爷小姐供着,实在邪行。这些人是不是有病?别忘了狗永远是狗。

东京有多少狗,不得而知,但养狗人家门口都有块铁牌,上写家里有狗,可见是要登记的,但不知上不上捐。

我有两个朋友,爱狗爱得深切。一位是北海道作家高桥先生。他到中国访问时,每到一地必往家里打电话,问他妻子爱犬如何?他妻子说你不在家,它食量大减,闷闷不乐。高桥先生很焦急,好像孩子生了病,坐卧不安。他们夫妇没孩子,爱犬已不仅是宠物,也是家庭的重要成员。去年夏天,我去北海道,闲谈时问他爱犬如何?他伤心地说死了,老死的。我看他神色黯然,安慰道:再养一只吧。他却断然说:不养。言下颇有再养一只对不起他死去的爱犬、要为爱犬终身“守节”之意。

作家中野孝次夫妇收养了一只无家可归的野狗,起了个洋名哈拉斯,后来老死了。他们夫妇很悲伤,为它守灵、安葬,并立了一块大理石墓碑,上写“哈拉斯睡在这里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九日——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五日”。

哈拉斯死后,中野先生写了本回忆录《哈拉斯活着的日子》,没想到震撼日本文坛,并获新田次郎文学奖,发行十余万册,还拍成了电影、电视、动画片。中野先生写道:“狗是人类几千年的亲密朋友,也是地球的主人。倘若人类对这个亲切的伙伴丧失了同情心和想像力,末日也就到了。”

中国有句俗话说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历来把狗看做有情有义的动物。日本人爱狗,不食狗肉,可能也源于狗对主人的忠义。在东京涩谷,有一座雕像,就是纪念八公义犬的。故事情节已记不大清,好像八公每天接送主人,但主人死了,它还去等,最后疲惫身亡。

我住的地方,也有不少人养狗。晚上不时听到几声狗叫。在大都市,听到狗叫,我并不讨厌,而且顿生山村野舍的安静感。但邻居秋鹿家那条老黄狗却不可爱。

我每天出门,经过秋鹿家门口,那条老狗就冲出来隔着铁栅栏对我狂叫。它长约三尺,不知运动不足还是营养过剩,有点发胖。

更不知是衰老还是疾病，毛掉得厉害，头部几乎秃了。只是那双狗眼，炯炯有光，透出几分凶狠。有时我心里想事，它突然一叫，吓我浑身一激灵。我原以为，我刚来，它不认识我，等它熟悉了我的气味，可能会客气些。没想到住了半年，它还不承认我这个邻居。有时主人在家，闻狗吠而出门呵斥，它非但不收敛，反而以为是表现忠诚的机会，叫得愈欢，跳得愈高，顽固而执拗，弄得主人只好向我道歉。

记得在部队农场劳动改造时，食堂养了一条大黄狗。全连一百多人，它都认识，谁也不咬，可一有农民从营区走过，它就不声不响地蹿上去咬住不放。闯过几次祸后，指导员说它破坏军民关系，不能再留。肥壮如牛的炊事班长用巨棍猛击其头，以为死了，可过了一会儿又活了过来，后又改为绞刑。炊事班长事后说，现在我才明白什么叫砸烂狗头。原来这狗头坚硬如铁，不易砸烂。脸上竟无愧色。可怜那条忠于职守的大黄狗，到死也不明白为何死于非命，而且杀它者正是平素对它最好的炊事班长。哀哉！

秋鹿家的老狗，智能低下，性格偏执，你对它跺脚、瞪眼、喊叫、恐吓均无济于事，只好任它叫去。

我回国前夕，经过秋鹿家时，再没听到狗叫。后来听说得糖尿病死了。习惯了它的狂吠，突然没有了，好像缺点什么似的。有时想，还不如叫它活着叫几声呢。